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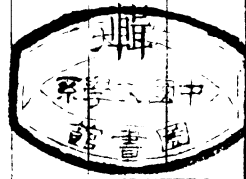
孔子家語疏證

孔子家語疏證卷四

蘄水陳士珂輯

六本第十五

孔子曰行己有六本焉然後爲君子也立身有義矣而孝爲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農爲本居國有道矣而嗣爲本生財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農桑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不終始無務多業記聞而言無務多說比近不安無務求遠是故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爲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隊



大而勇爲本治政有禮矣而能爲本居國有禮矣
而嗣爲本生財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
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
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修遠是以反本
修邇丁之道也
說苑建本篇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己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也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

之友得之故無以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
十六淫婦絕交敗友

說苑正諫篇

孔子見齊景公公悅焉請置廩丘之邑以爲養孔子
辭而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
於齊君君未之有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亦甚矣於
是遂行

孔

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

入謂

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

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
趣駕而行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萬乘難與比
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夫

呂氏春秋離俗覽高義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

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
公未之行而賜我廩邱其不知某亦甚矣遂辭而
行

說苑立節篇

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曰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覆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元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也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爲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也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
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
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
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
作元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
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
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
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
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說苑權謀篇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敢問之孔子曰閔子哀未忘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忘能引之及禮雖均之君子不亦可乎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

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
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
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
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詩素冠毛傳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
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
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
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禮記檀弓上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
援琴而絃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

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說苑

修文篇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夫鐘之音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其志變者聲亦隨之故志誠感之通於金石而況人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懽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況人乎

說苑修文篇

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意變其音亦變意誠感之達於金石而

況於人乎

子太平御覽引

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夫子問之曰大雀獨不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以所從爲禍福故君子慎其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隨小人之釁而有危亾之敗也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雀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雀者不得大雀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說苑敬慎篇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昔堯治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逾彰夏桀昆吾自滿而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觀此如行則讓長不疾先如在與遇三人則下之遇二人則式之

調其盈虛不令自滿所以能久也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人故曰得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彰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

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
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
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
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
請終身誦之

說苑敬慎篇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寧爲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矣亦非清節之義也蒼梧嬖娶妻而美讓於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矣不愼其初而悔其後何嗟及矣今汝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乎後雖欲悔難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爲之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

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子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
子用非爲是用是爲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
哉

說苑建本篇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皙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而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皙自以爲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汝不聞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桎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旣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

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

曾子有過曾皙引杖擊之仆地有間及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汝不聞昔者舜爲人子乎小箠則待笞大杖則逃走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非王者之民其罪何如詩曰優哉柔哉亦是戾矣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韓詩外傳八

曾子耘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颺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

暫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
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
聞瞽瞍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
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笞大箠則
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
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
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
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說苑建本篇

荆公子行年十五而攝荆相事孔子聞之使人往觀其爲政焉使者反曰視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下有二十壯士焉孔子曰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况荆乎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說苑尊賢篇

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某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某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某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某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爲事先生子曰居吾語女夫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詘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某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辨賢於某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某也曰

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某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辨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列子仲尼篇

子夏問仲尼曰顏淵之爲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賢於某也曰子貢之爲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於某也曰子路之爲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於某也曰子張之爲人何若曰師之莊賢於某也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先生曰坐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

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子者某不爲也
夫所謂至聖之士必見進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
說苑雜言篇

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某弗如
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辨人也某弗如也子路何如
人也曰勇人也某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於夫子
而爲夫子役何也夫子曰某能仁且忍辯且勇
且怯以三子之能易某一道某弗爲也孔子知所
施之也

淮南子人間訓

孔子遊於泰山見榮聲期

王注聲宜爲啓

行乎郕之野鹿裘

帶索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爲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旣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人以男爲貴吾旣得爲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旣以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

孔子遊於泰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

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旣得爲男矣
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旣已
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
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
者也 列子天瑞篇

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
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地生物唯人爲貴吾
旣已得爲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爲貴吾旣已得爲
男是二樂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
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
當何憂乎 說苑雜言篇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彊於行義弱於受諫怵

於待祿

王注待宜爲得

慎於治身史鮒有男子之道三焉不

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曲人曾子侍曰參昔
常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
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有善若己有
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
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以自知終不
及二子者也

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彊於行己弱於受諫

怵於待祿慎於持身

說苑雜言篇

孔子曰史鮒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

敬鬼直能曲於人

同上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

同上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若己者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卽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孔子曰某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己者

說苑雜言篇

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

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
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
黑君子慎所藏

同上

曾子從孔子之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之君子遺人以財不若善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旣成噉之則易之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者善矣願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修道遷風移俗者嗜慾移性可不慎乎孔子聞之曰晏子之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富者固不窮馬蚘斬足而復行何也以其輔之者眾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吾請以言之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

不復贏矣故君子慎隱揉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
良工修之則爲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
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
之糜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
之必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鄰游必就士擇
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嬰聞汨常移質習
俗移性不可不慎也

晏子春秋內篇雜上

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
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
乘輿之輪大山之木也示諸櫟枯

楊注示讀爲寘
櫟枯矯燥木之

器也三月五月爲幬菜

楊注菜讀頭爲蓄
謂穀與幅也

敝而不反其

常君子之槩枯不可不謹也慎之蘭茝橐本漸於
蜜醴一佩易之正君漸於香酒可讒而得也君子
之所漸不可不慎也

荀子大略篇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
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
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
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益求所
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
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修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
欲也故不可不慎也

說苑雜言篇

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跡折而復行

者何以輔足眾也

同上

孔子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尊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言而眾嚮之可謂知時矣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以貴而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也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

孔子曰以富貴爲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眾言不逆可謂知言矣眾嚮之可謂知時矣

說苑雜言篇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

同上

孔子曰中人之情也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
無度則逸從欲則敗是故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
戮之民不從君之令此言疾之難忍急之難行也故
君子不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
度畜積有數車器有限所以防亂之原也夫度量不
可不明是中所由之令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
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
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
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

說苑雜言篇

孔子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

之政言急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爲亂

源同上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勇而好問必勝智而好謀必成以愚者反之是以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樹之弗生得其人如聚砂而雨之非其人如會輦而鼓之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位高則危任重則崩可立而待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謙必賢此之謂也愚者反是處重擅權則好專事而妬賢能抑有功而擠有罪志驕盈而輕舊怨以忤嗇而不行施道乎上爲重招權於下以妨害人雖欲無危得乎哉是以位尊則必危任重則必廢擅寵則必辱可立而待也可炊而僇也

楊注炊與吹同僇當爲僇

是何也則墮之者眾而持之者寡矣

荀子仲尼篇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舊怨是以位尊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

說苑雜言篇

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會鼙而鼓之

同上

齊高庭問於孔子曰庭不曠山不直地

王注直宜爲植衣穰

而提贄積氣以問事君子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
貞以幹之敬以輔之施仁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
人則退之去汝惡心而忠與之效其行修其禮千里
之外親如兄弟行不效禮不修則對門不汝通矣夫
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能
之故自修者必恐懼以除患恭儉以避難者也終身
爲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慎乎

齊高庭問於孔子曰庭不曠山不直地衣蓑提贄
精氣以問事君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
之敬以輔之待人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

退之去爾惡心而忠與之敏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

說苑

雜言篇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爲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

同上

辯物第十六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使問於孔子
曰吾穿井於費而於井中得一狗何也孔子曰某之
所聞者羊也某聞之木石之怪夔蜺蝮水之怪龍罔
象土之怪羆羊也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
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某之所聞羊也某
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蜺蝮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
怪曰墳羊

國語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
子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水之

怪龍罔象土之怪羴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說

苑辨物篇

魯哀公穿井得一玉羊焉孔子見之曰水之精爲
玉土之精爲羊此羊得之井中在水土之際其身
玉其肝土也公使殺視之果然

韓詩外傳佚文見

緯略

吳伐越墮會稽獲巨骨一節專車焉吳子使來聘於
魯且問之孔子命使者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事乃
發幣於大夫及孔子孔子爵之既徹俎而燕客執骨
而問曰敢問骨何如爲大孔子曰某聞之昔禹致羣
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
焉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孔子曰山川之靈
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諸侯社稷之守爲公侯
山川之祀者爲諸侯皆屬於王客曰防風氏何守孔
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者也爲漆姓在虞夏爲防
風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翟氏今日大人客曰人
長之極幾何孔子曰焦僈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

不過十數之極也

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晏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爲？」大仲尼曰：「某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翟。今爲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焦僈氏。」

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

國語

二十九字

孔子在陳陳惠公賓之於上館時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楷矢貫之石斨其長尺有咫惠公使人持隼如孔子館而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而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楷矢石斨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物也以示後人使永鑒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楷矢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所以展親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貢焉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得之金牘如之

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楷矢貫之石
罍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
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
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
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楷矢石罍其長尺有咫
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
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
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
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
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

如之

國語

鄉子朝魯魯人問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官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以火共工以水大昊以龍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紀之於鳥故爲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孔子聞之遂見鄉子而學焉旣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昭公十七年秋鄉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也鄉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

名大皞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
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
氏歷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
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
鵲鳩氏司馬也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鶡
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
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
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
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
杜註於是仲尼年二十八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
四夷猶信春秋傳

邾隱公朝於魯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將有死也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以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又邾子出奔孔子曰賜不幸而言中是賜多言

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也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

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春秋傳

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焉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今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

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災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春秋傳

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
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其能爲亂孔子
曰非汝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
將殺之不尅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亾歸晉是
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
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定公九年夏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齊侯將許之
鮑文子諫曰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
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
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
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奔宋遂奔

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春秋傳

三百四十九字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
螽何也孔子對曰某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
西流司歷過也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孔子曰於
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

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
某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春秋傳

吳王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
合諸侯則伯率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率子
男以見於伯今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君則晉成
爲伯也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
焉吳人乃止旣而悔之遂囚景伯伯謂太宰嚭曰魯
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也世
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其不會則祝宗將曰
吳實然嚭言於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
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孔子曰吳
子爲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之蔽非說者之
拙也

哀公十三年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秋七月盟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王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旣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太宰曰

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
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
吳實然且謂魯不其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太
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
歸景伯

春秋傳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採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
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使人告
孔子曰有麇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
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
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
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
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
取之

春秋傳

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
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

袂拭面涕泣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

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子曰吾道窮矣

春秋公羊傳

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眾莫之
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磨身
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
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
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爲其難致也敢
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
鳳龜龍先爲之祥今宗廟將滅天下無主孰爲來
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
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分麟鳳遊今非其時吾何

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孔叢子記問

哀公問政第十七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以成故爲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以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達道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

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
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彊而行之及其成功一
也公日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
孔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
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
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者矣公曰政其盡此而
已乎孔子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
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
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夫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
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
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

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齋潔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既廩稱事所以來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于上民弗可得而治矣獲於上有道不信於

友不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友矣
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
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
也夫誠弗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
定體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日子之教寡
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
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
之以敬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
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也懼不能果
行而獲罪咎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

政舉其人也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

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

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

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
澤吾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
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
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
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
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
明雖柔必強

禮記中庸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魄氣者人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夫生必死死必歸土此謂鬼魂氣歸天此謂神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骨肉弊於下化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者此神之著也聖人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民之則而猶以是爲未足也故築爲宮室設爲宗祧春秋祭祀以別親疎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眾人服自此聽且速焉教以二端二端旣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所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肺肝加以鬱鬯所以報魄也此教民修本反始崇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君子反古

復知不忘所由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不敢不自盡也此之謂大教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忌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思之深如見親之所愛祭欲見親顏色者其惟文王乎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則文王之謂與祭之明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敬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孝子之情也文王爲能得之矣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一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

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
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
爲黔首則百眾以畏萬民以服聖人以是爲未足
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疎遠邇教民反古
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眾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
二端旣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
光鄭注見以報氣也此教眾反始也薦黍稷羞肝
肺首心見閒以俠鯢鄭注見閒加以鬱鬯以報魄
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君子反古復始
不忘其所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
報其親不敢弗盡也

禮記祭義

人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
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忌也如見親之所愛如
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
之謂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
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同上

孔子家語疏證卷四終

楊存澤校字

封底